

# 卷一

第一回

富貴功名命所遭  
命遭絕不爽分毫  
王侯縱貴時能遇

飲啄微數莫逃  
石季不謀偏獲利  
劉蕢苦讀也徒勞

試思命憑何計  
惟有施仁積善高

前朝鴻漸村地方有一鄉民姓廉名野表號小

潘氏夫妻三子取名潔兒夫妻三口是磨豆腐為生又兼賣酒

廉人朴寔雖是窮漢專喜行善見人飢餓便肯留他來家

肯將旧衣與他穿着故此人人皆稱他為廉善人我

做小生意之人只好日趨日活如何得能有餘行此善



天花藏主人編次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清 天花藏主人 撰  
卷一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70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第八回 報捷行聘沒興齊來 失女悔盟有禍雙至

卷之三

第九回 小解元察出舊仙名 俏媒婆充做新人嫁

第十回 喜聯才美借詩擇偶 怕露行藏設計辭婚

第十一回 幸小姐温存弄機關 廉解元因罵遭哄騙

第十二回 冷眼迷惑不識舊人 熱心得弊立救大禍

卷之四

第十三回 幸小姐喬裝假疾病 廉狀元欽賜歸完婚

第十四回 你我同行皆不是伴 彼此事急權且相隨

第十五回 苦沒奈何庭前講禮 喜有商量開兩調情絲

麟兒報卷之一



天花藏主人編次



第一回 廉老兒因雪濟饑人 葛仙翁乘災指吉地

詩曰富貴功名命所遭 命遭絕不爽分毫 王侯縱貴時能遇

飲啄雖微數莫逃 石季不謀偏獲利 劉蕢苦讀也徒勞

試思造命憑何計 惟有施仁積善高

話說前朝湖廣孝感縣城外鴻漸村地方有一鄉民姓廉名野表號小村其妻潘氏早生一子取名潔兒夫妻三只是磨豆腐為生又兼賣酒過日這廉小村為人朴实雖是窮漢專喜行善見人飢餓便肯留他來家喫飯見天寒冷便肯將旧衣與他穿着故此人皆稱他為廉善人我且問你他一個做小生意之人只好日趁日活如何得能有餘行此善



爭誰知行善只論心不論人這廉小村生性好善每日做了生意所得  
錢財除日食費用外餘下的便肯施捨濟人之用又喜得妻子潘氏績  
麻拈帶的錢財也肯幫助丈夫作善事濟人如此行善已非一日忽一  
年深冬時候彤雲密布朔風透体早霏揚降下一場大雪但見縷  
縷良絲結就玉樓臺紛紛玉屑粧成良世界連廉小村磨豆腐的水缸  
都凍成一塊此時路絕人稀那個還想做甚麼生意廉小村夫妻母子  
坐在門前只將些枯柴煨做地爐烘火忽見一個老人破衣破帽像花  
子一般赤着腳在雪中走过廉小村看見心中不忍連忙招手道走路  
的老兄這樣大雪你在雪中行走可不凍壞了且請到我家歇息歇息  
喫碗熱茶等雪緩些再走何如那人聽見便回頭過來笑嘻嘻道原來  
你老人家到有此善心可敬可敬只得要領情了回走上階頭來廉小村

就在爐中斟一杯熱茶與他喫道我看汝身上衣服單薄可到裡面來  
火上烘也得些暖氣那人道我是個窮人又是个外人怎好進來  
火廉小村道人身俱是一樣有甚窮富何分生疎況且這等大雪你要  
到那裡去覓食不如暫住在我家粗茶淡飯住一日等天好了去也不  
遲便一手將這人扯了進門到火邊大家同烘那人不勝歡喜過不多  
時潘氏就去洗鍋抹灶收拾飯來廉小村竟與那人同喫完到了夜  
間就在外面一間將些稻草與他做鋪那人和衣而睡你道那人是誰  
原來是葛仙翁他見瑞雪飛揚變幻了道相來踏這些玉屑瓊瑤以作  
道家遊戲不期遇着廉小村有此善念久種善根回動了救度他的念  
頭但以道眼觀之見廉小村夫婦心雖好善却非修真了道的骨格回  
想道他廣種福田只好為了孫功名計耳但看潔兒乃是平常又想道



他平日既種善根善緣今日遇我又憐寒推食有此善心何不指他一條富貴之路以啟後人向善之心笑計定了方纔睡下又想他單墻落壁夫歸三人怕寒畏冷就暗將口張開吐放出三昧火氣頃刻間端屋中熱氣騰騰。蘆小村三人一覺醒來竟得暖氣蒸人微汗出。蘆小村回對媽道我們蓋了綿被又蓋上衣服故此煖熱那人和衣睡在草鋪上不知怎麼樣冷哩媽道你也想得是何不將我們蓋的衣服揭了去與那人蓋也好我們有綿被料想也不冷了蘆小村道這也說得是回扒起來穿上綿襖捲了兩件蓋的衣服走出外間要與那人遮蓋不期走到外間熱氣騰騰比房中更煖再走近鋪前聽見那人鼻息如雷睡得甚熱知道他不甚冷遂不打動他仍抱了衣服進房對媽媽說知依日睡下到了天明葛仙翁恐怕露相忙欽氣息火及蘆小村

起來依日寒氣侵人心下大驚忙到外間問那人道你昨夜可冷麼那人笑道冷我却不知蘆小村又問道你可熱麼那人又笑道熱我也不知蘆小村道你怎麼冷熱俱不知那人又笑道我們是熬煉就的身軀總不受阴阳相摩寒暑剝復故不知也蘆小村听了不解其意便去開門看天但見雲合天低还是一天風雪遂將門闔上伺候飯煮熟同那人喫了蘆小村遂取了一個布袋又取了雨具回對那人道你在此坐坐我到前面買了豆子便回說罷出門去了那人見他去遠回對潔兒道我要往村尋一個人說話去了就來的也竟去了不多時蘆小村回來將豆子放下抖去了身上的雪却不見那人便問道那人那裡去了潔兒道爹子出門他也出門去了說是就來的蘆小村听了不悅道真是你們归人孩子家識見淺薄一個人能喫得我家多少這雪又不



是整年下的况且這般寒冷他身上衣服又少如何放他出門畢竟是你娘兒兩個見我不在。啣嚙了几句他住得不安穩故此冒雪而去。若是有人扣留还好倘若没人留他。又忍气不肯回来只怕凍死在荒郊也是有的。遂將媽。并兒子埋怨不了。潘氏道我母子在家並不曾与他说话是他自己要去。我又不曾赶他。你不要錯怪了人。廉小村冷笑道。一个人能鑒貌辨色他又不是娃子家。难道看不出人的嘴臉。你们的嘴臉想是有些难看。他见了自然坐不住。何必要赶。如今這樣大雪。你在此烘火。还叫冷哩。他在雪中行走。如何不冷。你也不想。媽。被老兒瑣碎了一番。只得忍气不敢言语。到了次日。雪霽天晴。廉小村依旧做生意。过日。及过了残年。到了正月初二。廉小村同媽。潔兒正在掌中喫飯。忽听得外边有人敲门。潔兒忙走出去。开门一看。认是去

年不見的那人。便满心欢喜。忙走進來。道。爹。汝旧年怪我不留的那人。今日喜得来了。现在外面。廉小村夫。归听了。忙放下碗箸。走出來。見他那人。見了。把手一拱。道。老爹奶。新春納福了。廉小村道。你去年為何不別而行。到叫我記念不了。潘氏道。只回你去後。我被這老兒日日埋怨。說我不留你。那人笑道。老爹也不要錯怪奶。也不要着惱。當日將去時。原打帳。就来。不期有事。耽閣。直至今日。方來。廉小村大喜。就啣他喫飯。那人也不推辭。竟坐下。就喫。完忽擡頭。見後屋傍邊。点着香。灼。回問。道。裡面是供券甚麼。菩薩。廉小村道。不是菩薩。是先母的灵柩。回是新年節下。方纔拜过香炉。还不曾点完。那人入土為安。為子者。当把先人安葬。你何不念。廉小村道。誰是不念。只回家貧無力。一時又尋不着塊地土。故至今尚不能如願。那人道。你既要葬。我有一塊



好地。指與你蔡親罷。小村道：「你的地在那裡，要價多少，容我慢慢說。」法那人笑道：「我一个窮人，如何有地？這地乃是一个鄉宦人家的。小村笑道：「你來要我了，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如何有力量要得大人家的地做墳？」那人笑道：「我不要你這塊地，他家雖不肯賣，却有一段機緣。包管你隨手可得。這地在雲夢縣葛藤山中，寅山辛向，是你東村毛推官家的。他家十日內就有禍事，你到那時，備几个盒兒送他，後來你討他這塊地，他自然肯送的。你得了地，那時我自來指點你葬，只靠你待我一團美意，你個謝禮。」小村听了，口雖答應，多謝心內好生不然。那人說完，就起身要去。小村再三留他过夜，那人不肯，竟出門而去。潘氏曰：「對小村道：今日為何這人說這些流說？他不是神仙，如何曉得毛鄉宦家有事？就是有事，我們小人家也不好送盒與他，只好当做笑話。」小村

道：「他說毛家十日內有禍，且看十數日，看是應驗不應驗。」兩人說罷，遂不知不覺過了八日，又是十五上燈時節。家々點燈慶賞元宵，却說這毛推官，名羽，字用吉，少年進士，曾做過福建延平府推官。因他有些愛錢任性，又被仇家生算，當道叅劾了歸家。此時年近五十，姬妾中多並無生育，止有奶々白氏生了一个女兒，尚未週年。只道這日是上燈之夜，與奶々及姬妾們飲酒，叫家人競放花燈，不期一个火星爆在標斗之內，人俱不知，既而酒完，各人安寢，到了三更時分，那火星在標斗中蕪作起來，一場大火，端的非凡。只見風吹火勢，霎時間，照得滿天雪亮，火趁風威，頃刻間，燒得遍地通紅。一家人俱在夢中驚醒，扒起來，手忙脚亂，都來救護，爭奈風大火烈，救了這邊，又着，竟沒一處可救，只得各去收拾自己房中的物件，一任他着處延燒。附近居隣，曉得是毛



家失火又回毛羽平日為人，不睦隣里，故此只有人來看火，並不用力救火。毛羽沒法，只得保着家眷躲避在三間小屋內，燒到天明，許多所屋樓房竟成了一塊白地。這夜大火，遠近皆驚，都起來觀望。庶小村夫歸也，驚醒起來，只見滿天通紅，不勝驚駭。連忙問人，俱說是毛推官失火，房屋盡皆燒完。小村听了，甚是驚訝，回對媽道：「那人之言，絲毫不爽，就不是神仙，也有些意思。我明早只得依他，到了天明，就買四樣喫食，自己挑着望火場來。」此時火尚未息，止存得西邊幾間小房。此時毛羽正在那裡勸解奶，小村看見，就把盒盤放下，叫道：「老爺奶，昨夜愛驚，毛羽看見，認得是賣豆腐的，回問道：『你來做甚麼？』小村道：『小人忝在隣居，以蒙老爺護庇，今見老爺回祿，心甚不忍，聊獻野人之芹，以展寸念。望老爺奶，叱收。』」毛羽听了，暗想：「我今早在火場上走，看這些

小人俱說這火是天報我，不但不來款息，反來歡喜，使我好生不快。不意這老兒往常文無恩惠，到他，反有憐我之意，遂不勝感激道：「我遭此一變，向來受我恩惠者頗多，今見我至此，遂不相顧，我平日泛無好處，到你，反有此好心，肯來看我，真不啻漂母一飯，我不好却你的好意，且領你高情，日后再謝罷。」庶小村見他肯收，便歡喜道：「老爺說這話，小人怎敢當？」毛羽遂着人收進，打發老兒回去，就對奶，說明奶，方知是前村磨豆腐的好意，亦甚感他。正是：交人若在患時交，此小殷勤念不消。何事世人偏不悟，只從熱處去呵胞。原來毛推官房屋雖燒毀，喜得宦資黃白之物，却埋藏地下，未曾打動，只待取出來，連夜結工蓋造，不兩月成功，亭臺樓閣比前更覺華麗。毛羽既經了這番火災，見中人笑他罵他，也就回心改過，結好鄰里。



有几个相好的親戚朋友自被回祿之後竟疎々冷冷不來探問今見他重新與頭方然買禮物來親熱毛羽撇不過精面只得治酒啣飲心下欲要輕薄他几句又恐傷了厚道欲要一味包容又恐他不知慙愧目想个主意就叫人去清賣豆腐的廉老爹來廉小村見請忙走來問道不知老爺有何事呼喚毛羽道向日遭火承你送盒高情今又蒙諸親下顧故蒞治一杯請你來同坐々以表寸心廉小村驚遜道小人這樣怎敢與老爺相公同飲毛羽道我敬你是個不趨炎棄冷的高人所以請你々不消謙况鄉黨叙齒就叫他坐了首席小村推辭不得只得坐下衆親友看見殊竟沒趣無奈何也只得坐下同飲々了半晌毛羽就問小村道你做此生意殊竟辛苦倘有用力的所在不妨與我商量廉小村道小人自幼經營此業幸喜食少用餘到也相安只有一事在

心日夜不寧毛羽忙問道你有什么事可對我說小村道只回家貧無地可葬母故此憂愁毛羽道這有何難我家山場甚多你若要地揀中意的送你一塊何如小村听了大喜出位拜謝毛羽道你去看中意了來對我說及喫完酒歡喜回來回對媽々道果不出那人之言我明日去見只得要他這塊地了過了數日小村就來見毛羽說道前蒙老爺分付小人已看葛藤山中一塊地是寅山辛向只不知老爺心下如何毛羽道這塊地我已叫人看過似說不佳你為何揀了小村道此地是科甲流芳墳山必要來在雄壯方得合局今小人止不過使先母入土為安又為淪地脉毛羽道既是如此你去安葬罷了小村道為母求地必求老爺示候方得有拗後來子孫便于奉祀免人議論毛羽道你這話到也不差我今与你一個憑契遂走到書房寫了一張賣山文券付与



小村道你執此為憑不須疑了。小村双手接了。就在地下磕頭道。蒙老爺施恩。慨贈坟山。存沒沾恩矣。毛羽扶起道。此小之事。何消如此。又坐了半晌。方纔謝別而歸。未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明功获报老蚌生珠

明眼識人野蕪倚玉

詞曰。天公有竈。因果從來不漏。莫笑牛犁。莫嫌蚌老。偏產承家華胄。○眼見即溜。早識他是个麒麟在廐。有時展足。一旦冲霄。方知不謬。

右調柳梢青

那蕪小村。得了毛家堯山文契。滿心欢喜。忙走回家。对潘氏道。前日那人。真是活神仙。言皆驗。今既得了這塊地。不知他几時方來。指引我安葬。潘氏道。他原說得千地。再來。他前言既准。後來自去。不差。你且將下葬的料理起來。等他罷了。小村道。他說得是。遂將下葬之事。料理

數日。方纔停當。忽見那人走進來。叫道。蕪善人。你的福緣到了。我來也。小村看見那人。大喜道。你不但是一位前知的神仙。竟又是一位有信的聖人了。怎知我諸事齊備。就來。那人道。既許了你。怎麼不來。小村道。諸事俱完。只有方向。時日。望你指明。那人道。寅山辛向。久已說明。若問時日。不消另擇。隨你几時到山。你只看有一个戴鉄帽的人。走過。便是吉時。就可安葬。蓋土。小村听了。暗想。怎麼有戴鉄帽的人。因見他沒前說話。句有驗。不好办。問。只得半信半疑。又說道。我一向混帳。不曾問你的姓名。佳處。求你說明。那人大笑道。你要問我家鄉姓名。待我寫出來。念与你听。蕪小村就取出紙筆。那人拿筆寫道曰。

我雖是草裡安身。便渴殺了。也點水不沾唇。要問名。何足向。止不。过是个山人。若淪爵。在侯伯之上。奈何飛不去。將兩翅壓在下。看



相並之魚鱗。世上人我眼昏，認不多幾個。他若是識得我想將來，決不是個凡民。

那人寫完，念与小村听了。范去不解，又不好再向拿這幅字。只道：「沉吟。」那人笑道：「你不必沉吟。等你新養的兒子中了，你將此字問他。」自去。知道小村听了，將這幅字收了，就叫潘氏收拾飯來。那人道：「我今日有人請我，改日再來罷。」就起身要走。小村道：「你几時再來？」那人笑道：「你兒子做官，你做封君，那時机緣到日，我自去再來。」會你說罷，如飛而去。小村听他言語，不敢不依。过了兩日，就催人擡出母亲灵柩。同潘氏与潔兒扶着望葛藤來，不消半日，早已擡到。中人知道，庶小村不檢時辰，便七手八脚掘開土穴，就要下棺。庶小村忙止住道：「列位且慢些，我落葬莫不檢時，却要等一個人來。」中人听了，只得住手。等了一

會不見人來，中人都耐煩。就問道：「你要等甚麼人？」小村道：「我要等一個戴鉄帽的人來，即便入土。」中人听了，皆笑道：「你老人家想是歇了。世上那裡有戴鉄帽的人？若說戴鉄帽，除非是戴盔。這個荒山所在，又不下操，又不廝殺，誰人戴盔走路？」小村見中人着急，只得求中人再等。一會，衆人道：「再等也無妨，只怕空等了。」且問你等這個人，還是你約下的？還是他來送殯的？」小村道：「都不是。我是有个高人指點我等的。他說話每有靈驗，故只得依他。」中人听了，俱掩口笑他被人耍了。又等了。一會，不期四月天气，風雨常多。忽去一陣風雨，捲來。中人都走在棺材傍邊躲雨，忽見一個人遠處的在雨中走來，下半截像人，上半截竟是一團黑氣。中人見他走得古怪，都一齊爭看。原來這人在城中買了一個鉄鍋，回來遇了大雨，沒得遮蓋，就將這鉄鍋頂上頭上遮雨。慢



轉灣去了。中人便一齊說道：「這不是戴鐵帽的人了。」漁小村有見這人有些相像，忽然大悟道：「正是他。」正是他，煩中人替我下葬。說未完，早風息雨止，中人遂一齊用力，將棺放下，蓋上黃土，築成一座坟墓。正是：既是由真水，又真如何馬鼠不封亲。須知天理通人意。

吉地應知葬福人

你道漁小村得了這吉地，吉時都是葛仙翁念他往日行善，故尋了這吉地。与他埋葬母亲，使他子孫簪纓不絕。他暗立在雲端，看他葬畢完了一件報善之心，便撥轉雲頭，自往蓬萊洞府去了。不匙那漁小村將母亲葬畢，便同妻子回家，也不曉得是神仙指引。但欢喜完了人生一件大事，过了几月，忽有潘氏身從喜酸愛甜起來，小村知是妻子如之時，為何又得起孕來，真身奇事。

潘氏也自驚喜，到了十月滿，竟產下一个兒子。潘氏便包了裹，候忽過了滿月，又倏忽過了週年。漁小村見這兒子生得眉目秀麗，種愛人，口取名清兒。光明迅速，不知不覺這清兒已長成六歲。父母見他孝動乖巧，說話驚人，便教他學百姓家千字文。漁清只教一兩遍，就会此時哥，正誦着孝經。小孝哥，苦誦不熟，他在旁窺听，早已朗背。漁清未上學讀書，無入拘束，常出去嬉游玩耍。但他頑法，與小兒不同。另有一種驚人之處。忽一日，同着幾個小兒，竟一路走到幽蘭里來。見幸尚書門首空濶，有个并亭，他們就在亭中頑耍。玩了多時，漁清忽對小兒說道：「我們如此玩法，沒甚趣味。我想這個幸尚書，也不过是人。他既做淨官，難道我們就做不得官。何不像做戲的一般，也做個



要子豈不快活。衆小兒道：做官要子果去快活，但大家在此，誰肯讓那  
個做廉清道？這不打緊，這做官也不是輕易做的。原有一種做官的道  
理，若有人講得出道理來，便讓他做。何如？小兒道：說得有理，便有一  
個小兒搶先說道：我想做官，是個上入了。那個不來奉承我？要良，便  
有良。我要物，便有物。惟有放下面孔，取人良子貨物，去與妻子受用。這  
便是做官大道理了。這官可讓我做。又有一個小兒擠出說道：你講得  
做官，不尽情，你如何做？待我講與你听。既做官，要貪賍，須思天下人  
誰肯輕？把良子貨物送你，若讓我做官，凡有告訴者，我不是板子，就  
是夾棍，直打得他皮肉綻，直夾得他腿斷腳折。那時人，怕我誰敢  
不把良子貨物與我？講的道理，豈不比你的更好？小兒听了，俱喜  
道：真講得好。又有財，又酷刑，大合時宜。這官決讓你做。又見廉清喜上

笑道：若依你二人所講，皆不是做官，是尋死了。二小兒道：那個貓兒不  
喫腥？怎說是尋死？廉清道：你只知做官可以自由自在，那曉得做官還  
有人管哩。二小兒道：我做一個知縣，為民父母，自由自在，有甚麼人敢  
管我？廉清道：怎沒人敢管你？待我一氣說與你听。做知縣，有知府管，做  
知府，有道官管，做道官，有都堂管，做都堂，有六部管，做六部，有宰相管。  
做宰相，又有皇帝管。若像你二人講的貪賍酷刑，倘被人參奏到皇帝  
面前，便要拿問，拿向了，或絞或斬，豈不是尋死？二小兒道：依你說來，這  
做官轉是一件苦事了。廉清道：做官原有做官的樂處，怎說是苦？二小  
兒道：既不許貪賍酷刑，可樂處在那裡？廉清道：皇帝設立百官，原要他  
分治百姓，若做官治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那時受朝廷的上爵上賞，  
食朝廷的大俸大采，豈非樂處？二小兒道：你說得好听，只怕臨事做不



來譬如宰相只得一人。天下的知果无数。或美或良。或貪或酷。如何訪察得盡。廉清道宰相只說摠捫百揆。却何須去訪察天下。只消選定一個好吏部宰相的事便完了一半。吏部若果好。也不須去訪察天下。只消選十三个好都堂出去。則吏部的事又完了一半。都堂若果好。則道府治果自循良而百姓安矣。怎麼做不來。二小兒听了。俱啞口無言。中。小兒欢喜道。清哥講得好。這官決讓你做。但官有許多。你却做那一等。廉清道。宰相吏部與都堂道府知果。我皆會做。今日由小而大。先做一個知果。審事與你們看。何如。中。小兒道。妙。廉清道做事須要認真。就語有三。裝卷像卷。李虎似虎。我今做了官。你們俱要依我行事。叫打就打。不可違令。若裝得。不像就不好看了。中。小兒道。這個自去。廉清道。既要審事。必須告狀。曰。對前爭做官的兩個小兒說道。你二人可出去。

商量捏造一。件事情來告狀。看我可審得明白。二小兒曰。廉清學他的官做。正要難他。一。准遂出去。商量如此如此。其餘中。小兒俱扮衙役。假做擊鼓。請老爺升堂。廉清把衣服抖了一抖。裝出威風。隨使中。小兒分列兩邊。吟。唱。走到亭中。井欄上坐下。分付左右道。今日本縣坐堂理事。你們可將放告牌擡出去。早有一個小兒將稻草編成一扇牌。插在亭傍。只見兩個小兒劈胸扭住。大聲叫道。冤枉救命。廉清叫皂快道。外面甚人喧嚷。與我拿來。那皂快將二人拿到。分左右跪着。廉清問道。你二人有甚冤情。在此叫屈。可沒直說來。本縣與你審斷。一個小兒道。小的叫做巫良。是一個良善居民。忽於前日。過地棍強之虎。畜賴小的偷麥一斛。統領多人抄家劫殺。彼時小的驚慌潛逃。妻子出奔。幼女奔走不及。被他致死。小人傷心入骨。故告到老爺臺下。求老爺為小的伸



冤廉清道你且跪在一邊隨叫強之虎上來問道巫良告你逞克逼杀  
幼女事關人命你有何說強之虎道老令不可信他誣証屈陷死辜小  
的因本族甚多推小的為族長累年麥熟之時往往被人偷割故今年  
小的糾合本族中互相保護防盜不期族姪強能前夜失麥走訴小的  
小的以為失去之麥死非鄰近之人竊取故此逐家察訪不期侄兒之  
妻恰在巫良家搜出巫良見搜出真贓希冀潛逃免罪竟不知王章國  
法私竊田中五穀國稅死償寔與盜賊同科乞老令輯盜安民鄉村永  
遠得安矣廉清道他告你逼死人命可是有的麼強之虎道他幼女自  
行塘岸誤入塘中淹死与小的无干廉清問道你收割麥子还是你一  
家有还是家々有二入齊應道目今正当收割家々皆有麥廉清道你  
家的麥可有色認麼強之虎道五穀原无色認廉清道既无色認為何

曉得是他偷取強之虎道只因他家近麦田故知是他廉清听了指着  
強之虎罵道你這奴才胡說目今收麥之時谁家不有又无色認只以  
附近麦田妄加平民以莫須有之罪逞克聚堂沿門搜索使他夫妻驚  
避子母失散以致幼女墜塘畢命你說女自失是非因你事独不思此  
塘不自今日有也此女往來塘岸亦不自今日始也為何他日不淹而  
忽淹於今日明々被逼驚奔去非操刃成傷實由於你而死本县欲尽  
其法姑念死心若欲弛法何以警令合擬強之虎名下追燒埋良五兩  
巫良自行掩埋重責強之虎以過克戾自斷之後不許兩家再生異端  
因拔簽喝打三十甲小兒听了將強之虎拖翻在地打完画供廉清分  
付逐出廉清与一群小兒在亭中審事頑耍圍擠着许多人觀看不期  
驚動了一個人細々看在眼中甚是称奇你道是何人原来就是幸尚



書這幸尚書名居矣。別號希菴。少年登甲。累官做到禮部尚書。只因素性高傲。未免與時相違。年近五十。尚未有子。夫人又忽亡。因此官與索然。遂致仕歸家。再娶了一位甯氏。纔絃不上一年。早生一子。到了次年。又生一女。這幸尚書半生無子。今一旦得了男女。其樂無涯。男子取名云路。字天龍。女兒取名昭華。他兄妹二人。生得十分清秀。男如冠玉。女如天仙。而昭華小姐言語机見。更勝于哥。故此幸尚書尤為鍾愛。到了六七歲。就請一個老明經文先生教他。二人讀書。二人愈加聰慧。這幸尚書忽于昨夜睡着。夢見井亭中有一條似龍非龍。盤在井上。吸水。便要上前去捉他。不期那物飛入他家門楣之上。搖頭擺尾。幸尚書正欲去觀看。忽一声雷响。即飛騰空而去。幸尚書在夢中驚醒。與夫人說。大家以為奇異。到了次日。飯後送客出門。看見對門井亭上。有許多人圍繞。不知所事。回悄。挨入人叢中。偷看。原來是一群小兒。在那裡爭做官。要講做官的道理。有兩個講得胡說。獨有一個將做官的道理講得津津。有味。及讓他做官審事。又判斷得井井。有條。竟像個真官一般。幸尚書心下以為應夢。甚是驚駭。就悄。走回來。向家人道。這個裝做官的小兒。你可認得是誰家之子。家人道。小的不知道。但方纔聽見人說是甚麼做右副的兒子。幸尚書想一想道。自然是了。我看他衣服雖旧。却氣概與中不同。但我孝心。並無一個做右副的鄉官。不知這是那裡來的。家人道。老爺不必狐疑。待小的去喚他來。老爺細。向他便知端的。幸尚書道。這也說得是。就令家人去喚。未知喚來如何。再看一回分解。

第三回

六歲兒嬉戲動春卿

八座官必薙板野老



詞曰兒年虽小天性生來巧信口又官鳥大公卿都驚倒。市廛貧老何殊道上草。一旦絲蘿牽了誰敢笑他箕箒。右調霜天曉角

當時家人領命即到井欄邊用手將廉清扯住道我家老爺喚你說話廉清正色道我老爺在此做官清如水明如鏡你老爺請我莫非要講分上麼我斷然不聽家人笑道我家老爺是送來不講分上的但喚你去說話廉清道如此方好但你老爺是誰家人道是幸尚書廉清道我聞幸尚書大有聲名我正要去拜他請教今來見招理合往見叫左右看轎竟起身來撇下車小兒跟着家人而去傍觀的人見他說詩有頭有腦好不稱奇廉清隨家人走到門前看見幸尚書立在門內便不慌不忙走近身邊作下一揖道小子只合與鹿豕同遊何幸忽蒙大人呼喚得瞻紫氣安非常之遇也不知有何分付幸尚書見他口氣驚人

滿心歡喜曰問道你這小孝生是那裡人令尊姓甚為何不在家中却與車小兒頑劣廉清道小子祖居前村父親姓廉小子名喚廉清止目年幼尚未仰附宮牆揖讓于俎豆之間故先排衙遊戲以作異日觀光之前茅豈同頑耍比耶幸尚書道你童年已有此大志則你父親必是青氈旧族故教養有素了家中還有何人可為我說知廉清道不瞞老大人說我父亲早一個不讀書的人惟做版築之遺意聊磨豆為腐以養天年幸家兄愚魯尚可析薪以助其勞此家庭醜狀幸老先生勿哂幸尚書听了暗忖道原來是磨石腐故悞傳作右副但他是磨豆之子如何有此聰明曰又問道你如今送誰為師所讀何書便能如此明理廉清道小子今年纔六歲實未送師何嘗讀書但思道理原在人心故隨心而發想三寸舌幸尚書道抑你是一個神童了可敬可愛



日暗想此子非凡。后来必成大器。莫若收养成人。以应前梦。并招为婿。方能亲切。回对廉清道。我思玉不琢磨。终不精美。人不读书。不能用世。你虽禀性聪明。但入死义方。出死师友。则上达无阶。与能致君泽民。岂不空负你观光之志。今我欲留你在此。与我小兒同事良师。执经晰理。习成大儒。不知你有此志麼。廉清大喜道。读书乃人生第一要事。小子非不泛师。是死力泛师也。非不泛。善是死地可流也。若蒙老大人提携。得活明师。时雨。使小子吴日免牛马襟裾之消。则老大人成身之恩。又出生身之上矣。俟小子回家。禀过父母。再来何如。幸尚书见他心肯。欢喜道。你既有志。不消回去。我着人请你父亲来说。知遂叫家人道。你可到鸿渐村去请廉老爹来。会我家人领命去了。幸尚书便携着廉清入内。见夫人与市姬妾。廉清便一一拜见。市姬妾称贺道。好一个清秀孝

生。他穿着这样衣服。幸尚书道。你们可领他去。更换市姬妾听了。便领廉清到房中去换。幸尚书就将今日所见许多奇处。细对夫人说了一遍。又道。此子恰与我昨夜梦中相合。后来必成大器。今我意中欲将昭华配他。已着人去请他父亲来商量。夫人你道如何。甯氏听了。心中不悦。却见幸尚书一围高。只不好拦阻。只得说道。老爷之见。自忝不差。不一时。市姬妾将廉清打扮得遍身綾罗鞋襪。整立在面前。適值公子与昭华小姐在亭中放回。幸尚书就使他三人拜见。回指廉清与公子小姐说。道。这孝生如今要与你们作同窗了。二人听了。看着廉清。就像认着一般。畧说。竟不怕生。遂引他到后园去玩。不一时。家人来禀道。廉老爹已请在外所了。幸尚书听了。就出来迎接。廉小村见了。便要跪下。幸尚书忙扶住道。这太谦了。小村道。乡野小人。进见八座



大臣敢不叩拜。幸尚書道此禮止可行於公堂。今在鄉里如何使得。老夫今请你來正有事相商。萬不可如此。小村听了只得朝上作了一揖。分東西賓主坐了。坐定茶過。幸尚書便說道。送來才不易生。既生了又恐沉埋無人拔識。今日老夫偶見令郎規模氣概。種種超人。有此美才。若加磨琢。自成大器。老夫莫怪我說。只可恨生於老丈貧寒之家。不知其為英物。等閒埋沒。深為可惜。老夫若是眼中不見這也罷了。今无意。中恰與令郎相遇。明知駿足困於泥塗。乃忍心不回。伯樂之願。豈不辜負了一番知己。故老夫特請老夫來相商。意欲留令郎在寒舍與小兒共拜明師。互相砥礪。以為後日功名之地。不識老夫意內何如。庶小村听了大喜道。小老兒心事。老爺已洞鑒如神明。只恐小犬村劣。未必能副老爺之望。今老爺肯如此。則小兒凡人忽登天矣。小老兒見豈不樂哉。

幸尚書見他允諾。不勝歡喜。回叫家人。備酒。一時酒至。二人歡飲。了。數杯。幸公子與小姐并蕙清在內。裡玩了半晌。忽又玩出所前。幸尚書看見。便叫公子小姐與小村見禮。見過。回問小村道。令郎六歲。是何月所生。小村道。亦見是八月十五子時生的。幸尚書听了。驚喜道。這又奇了。原來令郎與小女同年同月。今日全時。真是奇緣了。因笑道。我看令郎與小女才氣。上下更兼年月時日皆同。今日不期而遇。此中大。有批緣。欲使他二人今。定盟。異日得為夫婦。我与你做一個兒女。親家。如小村突左听了。大約心忙。立起身道。不敢不敢。老爺是名門顯宦。小姐乃千金貴質。小老兒不。是村庄片賤。小兒死非是。駕駘下隸。就。如是。陪伴公子讀書。已是。不備安。又。巧。敢越禮犯分。思附乘。還。承。老爺自責。不可使人。弄了。作笑話。幸尚書也立起身道。此乃世俗。



之論我與位為世外之... 豈可以貴賤而定終身况今日此意出之於  
 示若無定見豈肯輕言親翁不必過謙隨叫家人取出紅氈請廉小  
 而上坐回使小... 與廉清並立同拜廉小村見小姐下拜驚慌無措就  
 要跪下答拜幸尚書遂看家人扶起不許答拜小村急得沒法身子又  
 掙不動只得說道罪過罪過及至拜完幸尚書便自坐了叫廉清同小  
 姐拜他四禮他竟坐受拜完又使他二人對拜小姐與廉清一聽幸尚  
 書之命嘻笑自若全不以為異此時后堂侍女姬妾聽見老爹招廉清  
 為婿都走到屏後觀看見二人跪拜成禮無不贊稱以為一對好夫妻  
 幸尚書見他二人拜完又命侍女領二人進去拜見夫人侍女聞命就  
 領二人入內拜見二人拜過了夫人夫人便留小姐單送廉清出來此  
 時幸尚書與廉小村重新入席又飲了半酌夫家俱有醉意小村起身

告辭作別幸尚書見夜深即著家人点灯送出一齊送出大門分手廉

清便同公子跟幸尚書入內不題止是 姻緣雖說是前生

也要今生巧湊成 誰料市廛貧賤子 忽同貴女結鴛盟

廉小村回家將幸尚書留兒子讀書并招為婿之事細細告知媽子媽

子听了直喜得心花都開滿臉是笑曰說道我想當年那人指點你安

婆子之后凡事備稱心今日清兒又遇貴人扶持許下一个千金

小姐為媳归若不是坡上風水有灵那裡有許多與頭之事當年那人

定是不凡不是菩薩顯應就是神仙救度你今不可忘本須朝夕供奉

頂禮他方好小村道你這話句有理我也一向疑他不是凡人方信

我爭相合當日我問他姓名他寫一張字與我一時詳解不出如

今我不知他姓名只可立一个牌位將那人写的字懸在牌下朝夕頂



增此時昭華小姐長成不便讀書已歸綉閣習李女工李中止他郎曰  
二人誰知這逢寔負聲名却死實李專好結交貴介謀了這館他到  
館之后訪知廉清出身寒賤就不以他為意將他二人分了兩處只盡  
心去教幸公子廉清心下明白只是暗笑一日見逢寔獨坐看書廉清  
將几件古人疑難未定之事來問于他逢寔听了胸內茫茫呆了半晌  
只得強說道功名自有捷徑何必務此死目之李廉清笑道若如先生  
所言則古來典籍皆可焚矣去則歷稽漢唐宋以來但見有實李之君  
子未聞有捷徑之大儒且請問先生實李既廢則文章又從何出逢寔  
見他亦駁汎湍面通紅曰大聲叱道死知小子強記了几句斷簡殘  
編就想來問難于人真是道所塗說為成哉道之器廉清見他發怒只  
得含笑自歸書房自此逢寔愈加不悅見廉清終日跏坐也不帶他一

日廉清在研書樓翻看書本忽書本中揀出一張字紙廉清看去却是  
寫几个戲法心內歡喜袖歸房中日誦李一口被幸公子走來看見  
廉清撇漢甚是有趣便要廉清教他廉清道你李不得只做你看就拿  
一把小木劍插入口中止留刀鞘在外幸公子見了大驚不後時依旧  
取出公子問道這是甚麼法廉清道這是神仙吞劍法說罷又口中不  
住的亂念將幸公子兩道眉毛移在眼下遂叫他去照着幸公子把鏡  
一看連叫不好了快些与我放好廉清不應他幸公子十分著急廉清  
笑道你不須著急且再去看幸公子再把鏡一照却原是眉在眼上  
不勝歡喜便要廉清教他不期先生走來幸公子只得回位讀書到了  
明日正值誦書之期逢寔勉強叫廉清來誦誦未知所誦如何且看下  
回分解



第四回

小書生移骨戲老師

蠢丈母變心逐婿婿

詞曰先生名分豈太重也要才高驚巾若憑口耳教人誦安可羈天縱

○分明一對姍鸞鳳若弄風波相送不知樂也烏知痛但做痴人

夢

右調桃源憶故人

却說廉清被先生叫出听誨廉清坐了一会見他誨法俱見皮裡的浮  
詞便不耐煩坐听推說有事回房回想道他不肯虚心只以先生自負  
也还气得他过恁麼將我兩人兩樣看待又想一番道我何不要他一  
要便悄悄出房走到先生背后吹气一口念了一呪轉身回房那幸公  
子見廉清在先生背后走过又把先生一看只見兩眉俱在眼下便忍  
不住大笑起來笑個不住逢寅見公子發此狂笑便含怒道海究聖矣  
之書如見聖矣你為何如此先礼幸公子再看先生又笑起來直笑得

話也說不出逢寅大怒便手拿界方要打公子只得忍笑說道先生莫  
打孝生請向鏡中一照便知逢寅忙取鏡一照不覺大驚道奇呀奇呀  
這怎麼處正拿着鏡子大驚小怪的想忽見廉清躲在門內看着公子  
一手掩口一手乱搖逢寅見了大怒道原來是你二人捉弄我這等可  
惡回公子坐得近便扯着公子要打公子慌了道這不干我事只向廉  
清便曉得逢寅見公子指出廉清就來捉住廉清道你為何捉弄師長  
始旧还我眉來竟我動手廉清道孝生自在書房看書听見公子發笑  
故走出来一看見先生面目全非故此失笑為何先生責治死辜逢  
寅道公子已指明是你还要嘴強廉清道先生冒目乃先生自具与孝  
生何干又聞人言改常其人必死今先生无故而顛倒双眉是改其常  
也孝生正为先生寒心焉敢捉弄逢寅听了一發大怒遂叫廉清跪下



受責。廉清不肯道。孝生无罪。怎肯受屈。逢寅見他不認。只得又嚇着公子道。你說是廉清。他不肯認。則是你說謊了。你怎敢在師長面前說謊。便奔起。身方打來。慌得公子无法。只得帶笑帶哭道。先生慢打。孝生從不會慌。說我前日也曾被他移過了。逢寅道。他為何有此法術。公子道。他孝了許多戲法。且聽着先生做。与我看的。逢寅見說。是真便唱。廉清跪下受責。廉清見公子說破。自知理虧。只得跪下。却又不念解呪。急得先生亂叫。亂嚷。適值幸尚書在內。首走過。聽見書房中一片亂嚷。便走入來。不料被廉清遠望見。幸尚書來便急。念呪解了。那幸尚書却不徑入。側身窺視。看見廉清跪在地下。兒子在傍掩着嘴笑。先生含怒而坐。次氣不已。幸尚書看了半晌。不知何故。只得走入向先生拱手。逢寅見幸尚書走來。恐怕有見眉目。顛倒可羞。忙用手掩着面孔。立

起身道。我晚生叨居西席。反受門牆之悔。了不得了。不得。幸尚書見他如此。不好細問。便喚公子到傍。逐去問何事。公子也不說詳細。只指着廉清說道。是他捉弄坏了先生面孔。故此先生着惱。幸尚書听了。忙走到廉清身邊。問道。你是聰明人。豈不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先生的面孔。你如何敢弄坏他。廉清道。先生鄙薄小婿久矣。凡事圖賴。欲加小婿之罪。今又圖賴說坏了他面孔。這事小婿也不必办。只請大人看。先生面貌。若是先生面目有損。門生甘罪无辞。若照常无恙。則圖賴不問可知矣。幸尚書听了。只得來看。逢寅聽見幸尚書走近來。只認做眉目。還未復原。目將手放下。道。老先生請看。晚生是這等眉目。幸尚書近前一看。看見是好好的面孔。心下不悅。因說道。從來婿稱嬌客。有半子之分。今先生眉目如故。而虛言有損。令其長跪。毋乃視吾子是尚書之子。



視吾婿為外人，不屑教誨，而分彼此也。逢寅見說，眉目如故，忙取鏡一照，見眉目依然，只得施禮道：「晚生謬叨師範，不敢徇私，但令婿頑惡已非一端，又自恃小慧，不從師教，晚生又欲面言，却念是先生的愛婿，不敢出口，不期今日晚生構解書史，只見令郎發笑，細究笑由，方知是令婿用幻術將晚生眉移眼下，因恨其戲辱師長，故蒞施責罰，非有他意。庶清還要強力，幸尚書回作怒道：「小子何如此狂妄！我且問你：『在館讀書，一向所讀何書？』庶清道：『既負讀書之名，則何書不讀？但思讀書不足貴，明理為貴。故小婿只喜默識潛通，以公至貧之旨。』先生這些陳章，箇句，偏見浮詞。小婿寔不願聞，逢寅听了大怒道：「你有何本領，寔際敢如此大言？若論你這等大言，就該出一難題考你一考，恐人說我有成心也罷。我如今只出一小對，与你對，你若對得來，便見你才情高逸。」

是我清蔑你了。若對不來，只跪到天明起來，還要受責。庶清道：「就是此難題見考。」曰：「生也不怕，何況小對。請出來。」我對逢寅曰：「道听了一个絕對，故如此說。」見庶清敢對，就念出一句道：

北斗七星映水連天十四點

庶清听了，便笑道：「這樣對要對何難？幸尚書道：『既是不難，何不對來？』庶清道：「這樣對，莫說一對，便兩對也不難，但須放我起來。」我方對出，逢寅想他借此推辭，料難對出，便說道：「既是這等，且容你起來對不出，再跪受責。」庶清隨立起來，信口念道：

西方五百燃燈照壁一千尊

幸尚書見庶清對得切當，曰：「笑嘻嘻對逢寅曰：『道先生，你道此對上得如何？』逢寅心下拿穩，庶清對不出，今見他容易對了，正躊躇沒擺布，欲



敗他不好却又敗不出款贊揚几句一時又不便倒了旗鎗只得勉强  
 說道令婿才是有些晚生非不知只怪他好為誇詐故我每每抑之欲  
 成全其品蓋清道白生所言字老實不知那一句近于誇詐逢寅道  
 已往者俱不究就是方纔這一对寔虧你对了怎又说便兩对也不  
 難豈非誇詐唐清道這怎叫誇詐先生若要兩对便再对何妨逢寅道  
 你若能再对一对我就服你唐清又信口念道

長空一虹穿云隔霧兩條橋

逢寅听了驚得吐舌回向幸尚書道令婿天才寔非尋常所能窺測晚  
 生甘拜下風矣幸尚書泐心歡喜就叫家人備酒大家共飲幸尚書再  
 三寬慰与逢寅直飲得歡去幸尚書方纔別出幸公子相送入西去了  
 按下漫題且說昭華小姐自離了書房回到綉閣夫人就請一个女師

教他刺綉不期小姐聰敏異常不上年餘早已件件精熟綉的做的无  
 不玲瓏鮮巧夫人甚是歡喜便將萬卉園中一座花亭樓与小姐做卧  
 室又使两个侍女跟隨服事一个叫做春花一个叫做秋萼二人之中  
 惟秋萼做人乖巧小姐甚是喜他此時小姐已是十三歲了却長成的  
 千嬌百媚時常刺綉之暇便拿做詩忽一日小姐看見簾外鶯藏嫩柳  
 枝內甚竟可愛一時詩興勃發就做了一首七言律詩頗自得意便携  
 了詩來見父亲道孩兒今日偶拿做詩只不知可是這等做法求父亲  
 指点說罷將詩送上幸尚書接來一看見詩題是鶯藏嫩柳其詩曰

粧罷驚聞黃鳥音

几回闲傍綠楊尋

只疑密掩絲还弱

不道疎遮色已深

飛去纔知非久住

啼時方識是潛陰

同形同影防人見

好似春園鳧女心



幸尚書看完不禁大喜道此詩引喻精工大得風人遺意不意孩兒有此  
此靈穎雖道蘊班姬不多讓矣喜得我有力招了唐清這個才婿方  
成佳偶不亦豈不辜負父女俱各歡喜过了多日幸尚書回唐清戲懣  
了先生只得陪在書房喫酒之氣喫完辭了先生同公子回到夫  
人房中恰好小姐也在房內公子一見妙子便朝着他只是笑小姐見  
他笑得有因遂將自己身上周圍看遍並無可笑之處便問哥：今晚  
為何朝着我只是笑必有緣故幸尚書知是為此忍不住也笑起來遂  
將唐清做戲法弄先生之事細說一遍小姐听了也笑起來笑定又問  
道後來怎麼樣幸尚書又將先生大怒罰他跪着要打并出絕對及對  
面對之事一一說出小姐道此果是虧他敏捷不亦只要跪到天明了  
去繼如此少年感竟輕狂只怕將來師生不睦父親還宜規責他終是

幸尚書點頭道你言有理回對兒子道已后唐清與先生有甚話說你  
須來對我說知說罷各自安寢不題过了兩月適值文宗發下牌來着  
各府州縣考試童生孝感知縣早已大張告示定期考試家人看見忙  
來報知幸尚書便着兒子與唐清去考唐清推辭努力有限末可進考  
幸尚書苦、叫他去他只是不肯只得單打發幸公子去考不消兩月  
府縣有名送道文宗知他是尚書之子將他名字高標不日報到幸尚  
書與夫人大喜次日送公子詣廟拜謝宗師幸公子披紅騎馬彩旗吹  
子一路迎來好不榮耀此時親友俱來賀喜幸尚書大開筵席着優人  
扮戲欵待親戚朋友連日親友列坐暢飲皆贊逢寅教法高妙又贊公  
子年少多才此時所后垂簾夫人同小姐并姬妾皆在簾內看戲這唐  
清在席上見小姐坐在簾內容光飛舞分外好看回想道不料小姐兒



時不見竟長成得如此標致遂推着看戲東逐走西逐坐借此時  
偷看簾內此時夫人有个兒名叫故寧無知年紀二十餘歲為人甚  
尖利不務本分專好生事今見外甥進茶遂來相帮料理這日在席上  
見廉清好頑好動心甚不悅回想道我外甥女標致端莊却招了這個  
庸物真是可恨我須必如此如此方妙但不知我姐之意下如何等我  
慢慢探他再作算計過了兩日幸尚書同公子出門拜謝去了寧死知  
遂乘便來問姐道久聞得姐夫稱贊廉家孝生才高為何不叫他去  
考做個秀才还有些体面夫人道他那裡有才前日你姐夫叫他同你  
外甥去考他死不肯去如此看來必是元才了只可惜你外甥女這樣  
聰明却配了這個蠢漢誤他一世罷了寧死知听正合己意便說道  
原來如此怪不得外而大說得不好听夫人道外面人是怎麼說寧死知

知道是笑姐夫沒主意編了几句歌兒我还記得念与姐听遂念道  
孝感果 幸昭華莫怨娘亲只怨爺不思鳳卜豪華子只想牽絲  
豆腐家兒郎久慣挑清水小姐新來推磨車赶着擠漿三鼓睡恐  
遲燒火五更爬花容月貌鍋邊秀云鬢蛾眉灰裡塗好塊羊肉落  
狗口說与旁人也要羞莫待后来自己悔幸喜如今未破瓜不如  
借重媒人力別尋公子抱琵琶

夫人听到推磨三鼓五更便不住的流淚再听到羊肉狗口竟哭起來  
道我当初原是不肯的都是你姐夫的主意如今怎麼好我恨不深立  
刻將這小孽帳逐出方纔快活兄弟你有甚好主意可快与我計較一  
个寧死知知道有姐夫這等門第甥女這樣人才怕沒有公子王孫與  
頭來求但只是姐之自有愛女之心而姐夫未必肯听夫人道我的



女兒就是他的女兒，難道他不要嫁好的，待我擦着工夫，勸他轉來，不  
怕他不依我行事。甯死知道我看廉清，跌頭跌腦，一些人事，也不知，况  
且当初又不曾受他甚麼禮物，要變動也還容易，但我常聞得他同甥  
女在學讀書，時相與甚好，不知近來甥女心中如何。姐，也要探，他  
的口气方好。夫人道：自來女兒隨娘，縱有言語，我自法勸他。你如今  
是替我留心，尋個鄉宦人家，悄悄來對我說，我自有意。甯死知欣  
，答應過了一日，回家去了。夫人自听了兄弟的言語，信為寔在，便時  
，在幸尚書面前，瑣碎，說招坏了女婿，害了女兒，喜得幸尚書不  
听，只付之一笑。夫人便暗，叫家人小厮，將死作有，來說廉清許多不  
好，要使幸尚書听见，又令付家人怠慢他，虧得幸公子往，斥責家人，  
還不敢十分放肆。廉清也不放在心上。一日，夫人對幸尚書發急道：我  
的女兒是你嫡亲骨肉，一个尚書小姐，沒有宦家公子來求亲，你為何  
送了這豆腐家小厮做女婿，玷辱家門。你先前說他有許多好處，我還  
痴心指望，到如今考也不敢去考，痴頭呆腦，懂，竟像個憨哥。在  
李中不但不肯讀書，又日，與先生搶白，狼不狼，莠不莠，有甚好在那  
裡。你須想，一个磨豆腐的，有甚堅牢。若出了我家門，只好依回去，搗  
腐皮搗石膏了。終不成我的女兒嫁了他，同去做這買賣。我就死也不  
願的。幸尚書听了，笑道：夫人不必着急，自有處。夫人見他有听信之  
意，便暗，歡喜，未知後來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